

捡哑炮

□ 胡天喜

哑炮,是指没有炸响的炮仗。

哑炮有几种,一种是炮捻子没被点燃,就从整盘的鞭炮中脱落下来,这种哑炮可以像正常炮仗一样燃放。另一种是炮捻子没引燃到炮仗里的火药就熄灭了,上面还带有很短的捻子,这种哑炮再放起来就很危险,往往是刚点着就响了,动作稍慢,就会被炸到手或脸。还有一种是炮捻子完全燃尽,炮仗却没有爆炸,这种哑炮只能把炮身剥开,点燃里面的火药,白天能看到一股黑烟中夹着火苗,夜晚时能看到绽放出绚丽的焰火。

“闺女要花儿要炮”是农村春节的习俗,但在物质贫乏的年代,大人们根本满足不了孩子们要炮的需求,没办法,只有到处去捡哑炮。那时候国家还没禁燃鞭炮,大年初一的早晨,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。天还不亮,村上就会响起呼呼啪啪的鞭炮声。这边一阵,那边一阵,像锅滚了一般。这时候,孩子们不用大人喊叫,就会自觉地从小窝里爬起来,顾不得吃饭,就朝放鞭炮的人家跑,为的是抢那些没有炸响的哑炮。

我最爱去“老一”的院子里捡哑炮。因为到他那里不但能捡到很多哑炮,而且还能得到一把糖块和瓜子。

“老一”,是村上人给他起的绰号,他的原名叫常学习。常学习年轻的时候是一名记工员。兴生产队那会,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记工员,专门记录出工干活的人,就像现在单位的考勤一样,一月一合计。等庄稼成熟,按出工的天数折算成工分数量分配粮食。工分多,就能多分粮食,工分少,粮食就得少分,所以工分十分重要。当年曾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:“分,分,社员的命根。”

工分重要,记工员更重要,因为记工员掌握着每家工分的多少,关乎着社员分粮的数量。所以,记工员就成了社员巴结的对象。有想开记工员后门的,没出工让记出工,出工少让记出工多,反正时间一长,谁也记不住某月某日谁出工,谁没出工,多记几场也不会被发现。但常学习原则性很强,就像茅缸里头的石头又臭又硬,对来开后门的人横眉冷对,嗤之以鼻:“做梦娶媳妇,净想好事,我才不干那些事呢!”

求他的人吃了闭门羹,不免生气。另一个求他的人,遭一顿说道,也不免生气,于是背地里就传出常学习“是一根筋”的说法,后来被人们含蓄地称为“老一”。

对于“老一”这个绰号,常学习并不在乎,觉得自己做得不但正确而且合理。时间长了,也就默认了这个绰号,有人喊他“老一”,他虽然不明确答应,但也知道是喊他的。但是,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,“老一”这个绰号却给常学习带来

了一生的遗憾。

当时常学习才二十多岁,正是找对象的年龄。农村姑娘找对象最在乎的是村上人对男方的评价,常学习谈了几个对象,对方一打听,全部告吹,都是毁在“老一”这个绰号上。她们没从正面理解,认为是常学习脾气不好,才落个“老一”的外号。就这样,常学习到了三十岁也没找上媳妇。

在城市,三十多岁不谈对象很正常,但在农村,男孩子一旦过了三十找不到对象,就只有找离过婚的。西庄曾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,愿意跟常学习过日子,但常学习不愿意。此后,常学习一生未娶,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光棍汉。

虽然没有找媳妇,但“一人吃饱,全家不饿”的日子,“老一”过得“津津有味”。分给他的责任田,他不种,承包给了别人。别的男人去外地打工,他也不去。他从镇上买来两只鹤鹑,每天提着鹤鹑笼子,在村上转悠,晚上喝一两是必须的。特别是每到春节,他都买来好多鞭炮,放了一挂又一挂。他放的鞭炮又长又响,往往能持续四五分钟。我问母亲,“老一”就他一个人,怎么放那么多、那么长的鞭炮?母亲说:“他这是在用表面的高兴掩饰内心的孤独!”

“老一”的院子里落满了厚厚的花花绿绿的鞭炮碎屑,从来不及时清理,专等孩子过来捡哑炮。每逢我们到来,他就会高兴万分,从屋子里拿出糖和瓜子,每个人发一把,然后说:“你们捡吧,捡到的哑炮就在院子里放吧!”

伙伴们不乐意,要知道这些哑炮可是我们一天的游戏呢。

“老一”看出了我们的心思,说:“就在我这放吧,放完我这里还有。”

我们还以为等我们放完哑炮,他再为我们点燃一挂新的鞭炮,然后让我们去抢哑炮呢,想不到当我们的哑炮放完,“老一”竟从屋子里又拿出好几盘鞭炮。他将鞭炮拆开,然后平均分给孩子们。我清楚地记得,有一年春节我分了整整一口袋鞭炮。那是我最快乐时光,不知道此时“老一”是什么心情。

回家后我跟母亲说起“老一”给孩子们分鞭炮的事,称赞“老一”太大方了。母亲轻轻地叹口气说:“唉,不是大方,他是想过年图个人气儿啊,不给点好处,孩子们能往他家里跑?”我恍然大悟,想想也是,过年的时候,别人家都热热闹闹全家团圆,处处欢声笑语,唯有他一个人孤独寂寞,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,他是多么希望跟前有人说笑、打闹啊!

几十年过去了,我参加工作到了外地,春节一直没回过家,到“老一”家里捡哑炮也成为童年的回忆。

传说

□ 魏福春

他们又坐在一起。这是第三天,也是最后一天的晚餐。明天一早他们将离开无锡,整个行程就此画上一个句号。

老李坐不安席。他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。集团每两年组织一次退休干部疗养休养式的旅游度假,时间一般两至三天。老李之前都错过了,走不开——他在家忙着带孙子,其乐融融。这次来了,老李喜欢依山傍湖、诗情画意的太湖明珠,更主要的是,儿子他们一家海南休假去了。

晚餐有啤酒。10个人一桌,还是按照第一天中午的座位。这也是导游要求的,车上的座位不变,餐桌上的人员同样不变。

那天中午老李想和老张坐一桌的。这个群体于他来说是陌生的,集团下面有许多公司,有些公司在外省市,不少经理主管等退休后选择了回沪定居,老李认识的不多。老张是熟悉的,当年他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。可是老张那一桌满了,一旁的美女导游举手招呼:“这里有位子。”老李坐过去,一抬头,看见了她……

今晚是最后一次同桌就餐,老李突然心里一阵翻江倒海,无法平息。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啤酒,鼓起勇气看向对面,想不到她也在默默地注视他。四目相对,老李脱口而出:“你还好吗?”一桌的人转过头来,老李的眼睛一眨不眨,大家顺着他的视线望去——是三天来,不怎么说话的

王欣!坐在老李旁边的老钱惊讶地问:“你们认识?”老李点了点头。“多年未见?”老李又点了点头。“为了重逢,喝一杯!”老钱给老李的杯子上加酒。老李笑笑:“我没问题。交杯酒我们也喝过无数次。”老钱一愣,一桌的人皆云里雾里。“那就喝一个让我们见证一下!”老钱反应够快,大家也缓过神来,起着哄:“喝一个!”这群退了休的人霎时如年轻人一般放松开来。

邻桌的老张走过来,说:“你个老钱,拿老李开什么玩笑!”说着眼睛扫向王欣。王欣不动声色,泰然自若。“没事老张,”老李朝老张笑了笑:“有些话不说,怕是没有机会了。”老张轻轻地拍了拍老李的肩,他清楚老李心中埋藏着一个结,30多年过去了,他始终没放下来,或者说放不下……

“我在你心中还有百分之几的位置吗?”老张一惊,这也太直白了,尤其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,怎可不考虑王欣的感受?不料王欣微微颌首,丝毫没有否认的意思。老李的眼眶里蓦地有泪花闪烁:“知道吗,你在我心里永远百分之百的存在!”

“需要加菜不?”老张岔开了话题。无人应声,一双双眼睛在老李和王欣之间转换着,等着老李还有什么大招要放出来。奇怪的是老李再也没说话,一口一口地独自喝酒,直至散席……

那晚,老钱缠着老张打听了好久。老李和王欣曾是一对恋人。老李是文艺青年,王欣是文艺兵转业,两人情投意合,爱得铭心刻骨。谁知就在他们谈婚论嫁之时,王欣远在青岛的母亲病倒了,这一病就是几年,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,王欣请调到了青岛的公司……

后来呢?后来的事老张不甚了了。听说王欣在青岛找了一位部队的海军军官。老李想过去去青岛,可是被他哥哥拦住了!

“王欣退休后为什么又回到了这里?”老张不知道,老钱自然无从知晓。也许又一个故事开始了,也许只是也许。

第二天餐厅吃早饭,老李神清气爽。早餐是自助,不固定座位。不过老李并没坐到王欣那一桌,虽说王欣身旁的位子空着。

有些事就是这样的说不清,道不明——王欣没有向老同事们说起过,她一直单身,那位英俊威武的海军军官,仅仅是一个传说……

